



孫多慈，
〈沉思者〉（局部），
1964，油彩、畫布，
99.4×72.7cm，
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6. 涵融典雅 雍容氣度

……其後吾年漸長，與社會接觸日密，覺人心之虛偽、偏私、陰險、疑忌、刻薄、殘忍，充塞于天地之間，幾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。悵然以悲，毅然以起，誓欲於此（虛偽……）之中，求善求真求美。抑吾不知彼等（偏私……）其中，果無美乎？果無真乎？果無善乎？儻使風雨雷霆，供我馳驅，大海波濤，為我激盪；宇宙之大，人情之變，融洽之洪爐也，將欲避其烈燄，突火而出，反身而觀，此至繁極蹟不可思議之造物，令入我筆端，出我腕底，強使吾藝狀其博大，狀其雄奇，狀其沉鬱，狀其壯麗，狀其高超，狀其秀曼。吾之意志，於以堅強；吾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與天地無終極，隨文運之回旋者，蓋古往今來懷宏願者之所事事，終不以吾之小而挾棄也。人固可言其不知量，但吾所以答吾賢父母良師友殷切之期望者，固無他道，抑自定其為生涯者也。

——摘自孫多慈〈述學〉，《孫多慈描集》

國立臺灣美術館
Nat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



1970年代，孫多慈（左3）、許紹棟（左1）、父親孫博瑗（右1）及兒女、孫輩合影。

處事溫文·氣度儒雅

2012年在臺灣中壢的國立中央大學，校方以「傑出校友」之名邀請展出，舉辦了孫多慈過世後第一次的紀念展「驚鴻——孫多慈掠影」，當時的主要意義在於：中央大學是孫多慈的母校（今南京大學），母校慶祝創校校慶及在臺復校五十週年，意義非凡。雖然離世多年，故舊親人們凡曾經與她有過接觸者，仍時時深刻她的音容笑貌於腦海，對她謙和、溫婉的態度，莫不懷念。

這是孫多慈過世之後，名字在臺灣重新被提出的一次展覽，也已經沉寂了半世紀，舊識逐漸凋零，沒有人知道



2012年，《驚鴻——孫多慈掠影》展覽專輯封面。

左頁下圖：
2012年，孫多慈中大展覽現場一景，左邊作品為〈雙人畫像〉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左圖：
2012年，孫多慈中大展覽，梁秀中致詞。

右上圖：
2012年，孫多慈中大展覽時，外孫女李既鳴現場致詞。

右下圖：
2012年，劉國松觀賞孫多慈中大展覽時留影。本頁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她心裡怎麼想的，好奇心或許有之，而真相沒有必要再深究了。

在她生前，紛紛擾擾的許多傳聞和無人知曉是否真實的故事，她沒有說半個字、一句話，在她逝後，隨著時間流逝，人們還有其他的人事物和更多新的題材可以去挖掘，對於過往的種種，除了真相必須澄清之外，當事人無語，「事後先知」揣摩原來如此……，好像已經沒有任何意義。

世人多半好窺隱私，儘管這是累積超過半世紀已近百年的懸疑，於今即使「真相」大白，也無任何意義。更何況凡人在世間多少無奈，孫多慈無辜的被捲入風波，必定非她所願，她想逃離，她想出走，但是家人的生計壓在她肩上，不可能不管不顧的時節，怨對她的懦弱，對她公平嗎？哀怨又有必要嗎？她獨力支撐了孫家一大家子人口的生計，尋得





左頁圖：
孫多慈，〈印度小姐〉，
1960年代，油彩、畫布，
90.9×72.6cm。

一個月收五十元的中學教師的工作，這是實際能解決問題的辦法，務實地活著……。

孫多慈也並不是沒有夢想，她實現夢想的心意一直都存在，但總有走走停停的時刻，她的意志堅韌不拔，多年以後，一項一項地完成了她的初衷。也許還有更多無法兌現的承諾，但在她有生之年，所有經歷過的坎坷，都是上天給她的磨難和考驗，心裡也許有怨，她毫無抗拒就全盤接收了。

遠離是非地，逃到天涯海角，低調安分地教書、畫畫，當她可以自由飛翔、長大茁壯之際，再次掀起這些屬於個人的私務，何其不厚道，渺小的人類在這世上，像一支火柴棒，擦亮瞬間引出的火花，閃亮後即刻幻化成煙霧，人生百年猶如過眼雲煙的瞬間，她生前不想說的事，就

1970年代，孫多慈（右4）與臺師大60級學生攝於五峰路寓所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提供。



沒有必要再翻舊底，既無積極作用，還再次加深痛楚的瘡疤，如果至仁之上帝會庇佑，吾人就無須再扮演設下陷阱的判官啦！

在深層的內心世界裡，離開家鄉到南京中央大學讀書，孫多慈就已經準備和家鄉安慶告別，從文獻紀錄看來，即使是畢業後第一次返鄉，在中學任教，舉辦少見的西畫展的創舉，孫多慈的藝術涵容量度已經無需贅述。

外表雖然嬌弱，骨子裡卻是一個堅毅不移、多愁善感的強人，儘管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起步就窒礙難行，孫多慈去世距今越四十寒暑，但願以不同角度，解答各界對她生平履跡的疑惑。臺灣藝術界多年來的懷念，對她在大陸時期的活動顯然陌生；而舊地重遊的思鄉情懷，或許替關懷她的鄉親們解答了孫多慈在臺灣的發展。



上圖：
約1968年，孫多慈（右3）與張德文（右4）及臺師大美術系學生右起：曹志漪、王庭玟、王永慶等同遊時合影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玟提供。

中圖：
1971年，孫多慈與臺師大美術系60級學生攝於臺師大美術系教室。左起：李惠正、施並錫、王庭玟、孫多慈、李瑞蓮、劉欽棟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玟提供。

下圖：
2023年，本書作者李既鳴（左1）與孫多慈次子珏方合影於臺北。



孫多慈，雙馬奔馳，
1970年代，水墨，
39.5×56cm。

待人真誠·情意融容

孫多慈辭世之後，留下一些完成度相對高的作品，看許紹棣在孫多慈的畫上題詞，可感受到他恆常的支持和關愛。甚至在孫多慈逝後，許紹棣將孫傳瑗贈與愛女孫多慈之陪嫁「明代文徵明、唐寅、祝允明三大家書法冊頁」，以許、孫夫婦之名義，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，完成孫傳瑗、孫多慈父女保存古文物與大眾共賞之心願。

1935年孫多慈撰文〈述學〉介述她的學習歷程，出版《孫多慈描集》，美學大師宗白華稱讚她「天資敏悟，好學不倦，是真能以藝術為生命為靈魂者」。

無論是否發生，或者她曾經預言未來的人生方向，孫多慈一生的



孫多慈·〈春城無處不飛花〉，1974重繪、1976補題，水墨，71.5×56cm。

右與圖：
孫多慈·〈雪梅〉，1970年代繪、1976補題，設色、紙本，91×60cm。



眼明忽見雪梅春
梅息沒禽喜
比憐料憶孤山
猿故定六憐
叶載作芳人
偏因造典忘
題諺却使收
藏疑假真
付与沈香傳
與世于孫
吳日玩三秦

故唐在孤山
猿故定六憐
叶載作芳人
偏因造典忘
題諺却使收
藏疑假真
付与沈香傳
與世于孫
吳日玩三秦

丙辰夏月
孫多慈



2014年，中國安徽博物院「藝游心曲——孫多慈藝術展」現場，吳新華（左1）、韓珊珊（左3）、許珏方（左4）、韓蜜蜜（左5）和李載鳴（左6）及親屬等人合影。

職志，完完全全清楚交代。當然這個不堪回首的痛楚，也是惕勵她終生奉行的目標，涵融典雅，孫多慈的真誠，像海一樣的包容著、蘊涵著，溫暖的情感足以融化失了靈魂、有如化石般的「雅典娜」雕像。

曾有舊識慨歎，「美夢隨著年齡增長，距離越來越遠，可是追夢的過程仍然是一種幸福。」雅典娜是她的美麗夢境，但是畢竟夢是不真實的。她的雍容大度像海一樣深，她待人的溫暖足以融化歧異，她藏在心底的祕密，也毋須追根究柢的挖掘，畢竟半世紀的謎團，轉世好幾輪迴了！

孫多慈本身自帶的光環，毋須旁人特地標舉，但總覺得是基於欽羨嫉妒，或者其他不明原因的酸醋心態，嘗於她正要發光之際，就有「當頭棒」向她揮舞。幸好，也許是老天稍有垂憐，她低調冷靜地也就度過了，上大學時這樣，離開校門也這樣，進入職場這樣，直到離開了這個世界，她還是這樣！

謹此向這位令人尊敬的藝術工作者致敬，祈願不辜負她游於藝的這番心境。